又见『油墩子』

陈建兴

前两天，在定西路上的老上海葱油饼店又吃到了久违的油墩子，真是让我又惊又喜，满满的童年回忆又回来了。

说起油墩子，恐怕是过去上海冬天街头最常见的小吃了。谁没在冬日的马路上吃过几口呢？下午放学后，我总能在校门口的围墙下见到那个熟悉的摊头。

还没出校门，就闻到一阵飘香，那多半是摊头里金黄焦香的油墩子散发出来的，它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，引诱着我疾步奔向摊头，围着摊主，急吼吼的，任凭凛冽的寒风刮在脸上生生发痛，却迈不开脚步。

油墩子摊头的全部“家当”是一只煤球炉、一只铁锅和两只面盆。一只面盆盛着的是已刨得很细很细的白萝卜丝，上面撒有星星点点的葱花、细盐和胡椒粉，另一只盆盛着满满的面糊，那是面粉和水经过充分搅拌，经发酵后形成的。要余油墩子了，摊主将长柄勺子放入油锅浸一下，用缚了筷子的调羹舀了两调羹面糊，摊均勺子的底部，夹上几筷子萝卜丝，再浇上一层面糊，“嗤”的一声，长柄勺子放进了油锅中，勺子上有只小钩子会勾住锅沿，不使勺子滑入油锅。油墩子在锅里余煎时，摊主又腾出手来做第二只、第三只，不一会儿，油锅边挂上了四五只勺子，油里冒出无数的气泡，好似放起了烟花。油墩子很快结皮、变色，自行脱模，像潜水艇一样浮起来。有的脱不了模，摊主会把勺子在锅边轻轻一敲，成型的油墩子便滑入锅中，在热油中翻滚。不多时，黄灿灿、香喷喷的油墩子就余好了，边缘呈现褶皱状的花边。终于出锅了，油墩子整齐地排在一起，把沥油架塞得满满的，面皮上残留着的油还在滋滋作响。

等待美味出锅的这两三分钟是难熬的，油余的香味令我垂涎三尺，手中的三角洋钿捏出了汗。摊主撩起勺子的那一刻，我迫不及待地将三枚硬币“哐当”一声丢进罐子里。摊主会给你两张日历纸或是一张巴掌大的报纸，让你包着吃。我拿着还在滴油的油墩子不停地左右换手，顾不上烫嘴，“阿呜”一口咬了起来，软糯香甜，酥脆过瘾，却烫得我龇牙咧嘴的，只得对着手中另半只吹冷气。

冬天的教室很冷，课间的十分钟，同学们纷纷玩起了游戏，输者往往要请赢者吃只油墩子。“斗鸡”和扳手腕都是我的强项，我时常在口袋里没有钱的时候，与同学“邀战”，从而赢只油墩子。偶尔也有“失手”的时候，只好问同学借钞票，请人吃油墩子了。

有时，我会站在摊主的油锅旁，看摊主拌面糊，刨萝卜丝，看着锅里的油墩子叭啰叭啰地冒着泡泡。摊主见我长时间驻足，知我囊中羞涩，就叫我帮他刨一面盆萝卜丝，可以奖励给我吃只。这对做惯家务的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，我二话不说就蹲在地上，将已洗净的白萝卜在一块小小的刨板上“唰唰唰”地刨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面盆里的白萝卜丝渐渐堆起，我的额头上竟微微出汗了。摊主见我如此卖力，未等我把萝卜刨完，就将一只油墩子硬往我手里塞，叫我吃完再干活。我立马狼吞虎咽起来。这样的“劳”有所获，在那个冬天，我有七八次之多。

至于我一直好奇的油墩子模子，一次母亲让我去长宁路476弄口那家铅皮匠店换“铜吊”底时，才知道出自于此。只见一位师傅低头将一只麦乳精罐头拆成一块铅皮，又剪又敲做成模子。模子呈椭圆型，像只小脚盆，上口稍大，底部略小，便于油墩子余时脱模。

小小的油墩子，是许多上海人一段金黄色的童年回忆，曾点亮了多少人放学后饥肠辘辘的回家路。

点赞“两扇窗”

王妙瑞

两扇窗，不是指家里透光通风的窗：一是上海浦东自贸试验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大厅19号窗口，1年前多出一块崭新铭牌——“找茬”专窗。虽然介绍该窗的几个镜头在电视新闻中一闪而过，但我记住了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。另一个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分院，底楼10多米长的荣誉窗里，陈列了医院历史上所取得的医学医疗领先成果。3年前我住院治疗，看到该窗口的最后一块地方是空白的。原来这是医院有意为之，文字解释是留给今后有重大创新成果展示。于是，留白窗口也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。

之所以点赞这“两扇窗”，因为它折射了改革不停步和创新不停步的精神。

一扇找茬专窗，让我看到了自贸区敞开胸怀，主动欢迎揭短的内在自觉和大气。办事市民在服务大厅直接向“店小二”反映问题，显然比挂一只意见箱更有吸纳民意的真心诚意。在互联网时代，办事讲究便捷是一种趋势。如不少地方的前台服务推出了以秒计时的工作要求，高效常态化形成了制度，深受好评。设立找“茬”窗，目的是不断发现“故障”，为加速创造条件，提高运行质量。这样“争创一流服务水准”的标语口号，有利于落实在每个工作环节上。比如有人反映办理食品许可证时间太长，自贸区迅速研究解决，把2小时的办事过程简化为20分钟了。可见除“茬”的过程，也是完善改革实践的过程。“找茬”变成了改革试验田的优良“除草剂”。这样的“茬”找得越多，改革显示的成效也越多。

一扇“留白窗”，是永不满足创新的具体体现。留白窗表明了敢于把压力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创新动力，为造福病患者的美好前景而拼搏的信念。这样的留白之窗，是头脑清醒的标志，就不会吃老本，朝着更高的目标，矢志不渝去攀登。国际南丁格尔奖是护士界的最高奖项。上海首位获得者就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胸外科护士史美黎。该院历史上还有不少重大的突破性手术案例为中外医学界瞩目。习近平总书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，视察过一院松江分院，勉励医务工作者继续努力。尽管当年我出院时，该院的留白窗还空着，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填补的。之后，一定还会有新的留白窗出现，激励员工保持不息的创新火花，争当新时代创新的开拓者、贡献者。

这“两扇窗”，让我联想到生活在这个伟大时代，个人不妨胸中虚拟“两扇窗”也同样有意义。找自己的“茬”，经常洗脸照镜，在自知之明中走向完善。留自己的“白”，坚持砥砺奋进，用贡献彰显自己的出彩。

边看边聊

碧云天，黄叶地

张新宇

初冬，秋色尚未褪尽。

太阳发出耀眼的光，照在人们身上，暖融融的。阳光所到之处，早晨的芒芒白霜顿时渺无所踪。抬头望去，万里晴空，飘浮着几丝轻如鸟羽的云片。

我站在立交桥边，俯瞰桥下，眼见铁路两旁银杏树枯黄的叶子落满了一地。通往远方的路，在枯叶残留的枝桠的陪衬下，仿佛是用老旧的地毯铺成。

前几日天光暗淡，外面刮着阴冷的风，楼顶之上，层层乌云如墨，使人误以为冬雪将至。今乌云散尽，红日复现，撩人秋色得以在自然间续写。

只是，落叶已失却了往昔的光彩，由金黄慢慢枯萎变脆。我于上个月秋色正浓之时，在草地上拾取了一片银杏叶，夹在了卡夫卡的小说集内，用作了书签。现在落在地上的银杏叶，轻易踩上一脚就有可能化作尘土。

车来人往，似乎没有谁愿意欣赏这四季的更替。

现在是深秋，还是初冬？我竟分不清楚了。

我不想秋天那么快就从人们的不经意间溜走，总感觉冬天一来，一年的光阴也将走到尽头，倘有既定的目标尚未达成，不免遗憾。

日转西山。一列火车，轰隆隆地从桥下驶过。火车内的乘客，面对窗外快速后退的田野与房屋，是否会触发羁旅之思？

离人悲秋，最是黯然销魂。但因现代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发展，千里不过一日，天涯好比咫尺。一别即是一生的伤痛，似已随风消逝。“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。”曾令人摧肝裂胆的句子，也变成了一抹淡淡的哀愁，与故纸旧册，一同渐渐发黄。

白昼越来越短，寒风又起，我该回去了。

改名记

小莹

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在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，一天，班主任孙老师把我和同桌一起叫进办公室，她亲切地说：“你们两个学生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，以后估计能考上大学。我希望你们跟家长商量一下，把名字改一改。”当时我并不明白改名字的意义，心想老师既然吩咐了，我就跟父母说一下吧。父母亲都是营业员，每天早出晚归。公私合营后，父亲被任命为私方经理，工作热情更是空前高涨，整天不见人影，奖状倒是年年捧回家。见不到家中的权威，改名字的事也渐渐被我遗忘了。我已记不清同桌的模样，但我记得他把名字“周弟弟”改成了“周松渊”。

我们上海本地人一贯重男轻女。听奶奶说，我两个哥哥的名字，是父母拿着生辰八字，到庙里去请高僧起的。高僧说我大哥命中缺木，给他起了个双姓名叫张薛森，说双姓能让命硬一点。二哥缺金，故取名张薛鑫。我是在家中由接生婆接生的，当时没有起名字，就叫“妹妹”。后来要上户口了，我是女孩，当然没有请高僧取名字的福气。父母想不出什么好名字，第四个女儿，就叫四英吧。现在想来，当时如果叫张妹妹，和那个周弟弟坐在一起上课，会不会让老师印象更加深刻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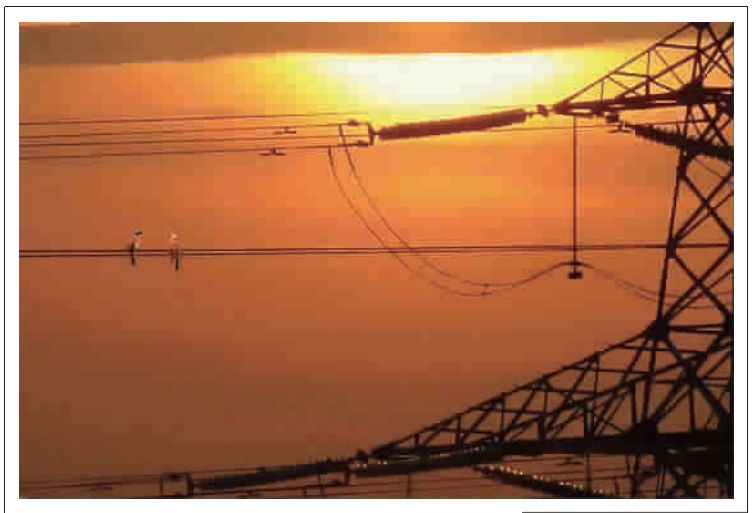
初中毕业时，正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。破旧立新，马路被改了名，工厂被改了名，我们的学校也被改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名字“要武中学”。班里也掀起了小小的改名运动：姗姗改成了从慧，元芳改成了燕辉，美钢改成了明钢，思宗改成了大海……有的同学甚至把姓也改了。我有点着急，革命要落后了。心中早就暗忖：幸亏小学毕业时没把名字改掉，现在正是改名字的好时机，赶快起一个革命的名字吧：爱军、向前、忠英……甚至想到了卓雅和舒拉。思来想去，没定下一个合适的。

过了一段日子，心静了下来，感觉改名字没那么简单，母亲已经60出头了，又没什么文化，跟父母商量，他们又没什么革命意识。我若擅自改了，父母见到我，必须想一下才知道我叫什么，给父母添麻烦，总觉得不太孝顺。改名字的事又被搁置了。

光阴似箭，母校早就恢复了原名“北虹中学”。这个承载过我们太多情感的地方，像一根纽带，永远维系着我们那一群有缘人。转眼我也已是一抹夕阳，看来只能名定终身了。我依然叫张四英，是张家第四个女儿，排行老六。父亲读过四年私塾，后来又自学完初中；母亲没进过一天学堂，在街道办的扫盲班里扫了盲，他们是中国低文化多子女的一代人。

为了改名字，我曾绞尽脑汁，纠结了好久，最后还是没改成，因为那不是我个人的事。不管改了还是没改，名字代表了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现象和时代特征。我大娘舅家生了三个儿子，他是个爱国人士，解放前在机场当地勤人员。国民党败退时，他们被迫一起撤离大陆，没几年，他随两架起义的飞机一起从香港飞回内地。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取名：国昌、国兴、国盛。而我的小姑夫是个家中独苗，小孃孃生了第一个女儿就取名叫福娣。谁知越想儿子越不来，小孃孃又接连生了五个女儿，分别取名：金娣、荣娣、根娣、招娣。当最后一个女儿出生，护士抱着婴儿向等候在产房门口的小姑夫贺喜：生了个胖女儿，母女平安时，小姑夫竟嚎啕大哭起来。小姑夫是个大学生，也算是个文化人，最后小表妹出院时取名“月明”。我想他大概想通了，太阳不出来，月亮也能亮汪汪，明晃晃！

曾经有许多家长喜欢把孩子的名字叫得响亮，什么大林、大明、大伟……希望孩子将来能成为大人物。可是，“小平”这个名字多平实，却是那样伟大！



七夕会

夕影

钱政兴

八月一天，西斜的太阳正在渐渐下落，阳光透出云层放出耀眼的光芒，把天空和周围的景色渲染成橘红色，一对白头鹎在我家露台西面的电线上，雄鸟折头对着雌鸟“唧唧”说着，似乎在讲述着一个关于我和它的故事。

那是去年七月的一天，狂风乍起，电闪雷鸣，我匆匆赶着路回家，突然看到墙角处一只跌落的幼鸟在鸣叫。我蹲下身子去，它温顺地让我捧在手中。一脚刚踏进家门，倾盆大雨就倒了下来。我夫人说：你今天做了善事，救了小鸟的性命。

小鸟在我家一天天长大，成为我家的开心果。五个月后，头上长出了漂亮白毛，翅膀长硬了，在笼中老是望着天，我对夫人说放回自然吧，她总不舍得。那天晚上，我粗心没把笼门关紧，早晨露台上没了往常的歌声，它去广阔天地了。

爱鸟飞走了，总感到有些沮丧和惋惜，夫人还一直担心它晚上睡在哪里，鸟食和水能找得到吗？没过多久，我们的窗外又响起了“嘟唧嘟唧唧”这熟悉的叫声，看来，鸟亦有情，它没有飞远，还在我们身边生活呢，只要留意，就能时常见到它。照片上是两只鸟在霞光下的倩影，我想它一定成家了。虽然不在同一片屋檐下，但我们还在同一片蓝天下，不是吗？

摄影

污渍的清除和利用

陈钰鹏

小孩子看见自己的新衣服缀了一块斑迹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。妈妈忙着跑来说：“宝贝不哭不哭，妈妈帮你洗，现在什么污渍都有办法洗掉的。只要不是烧焦或织物组织受到破坏而使组织改变得无法逆转，今天，每一种污渍都有相应的溶剂可以化解。”“是吗？你是不是广告语听多了？”爸爸反问道。

应该说，两个人的话都有道理，化解的溶剂确实多了不少。对付一般的污渍，人们的习惯做法是：将相关的织物加入漂（增）白剂放在阳光下或放在（提去黄油后剩下的）脱脂乳里浸泡软化，然后再洗……但是，如果污渍侵入到纤维深处，这样的做法是没有效果的。有些污渍特别顽固，比如汗渍、蜡烛的蜡渍、圆珠笔芯的油渍等是很难清除的。拿汗渍来说，当汗水与铝化合物结合，生成物的污染作用会不断叠加，到一定时候，衣服的腋下处就变成了灰褐色污渍，必须通过专用溶剂才能去除。对付蜡渍的话，因为蜡是不溶于水的石蜡（烷烃），因此也不是普通方法能奏效的。至于圆珠笔芯污渍，它是一种脂和颜料的组合物，通常只能用洗涤酒精（消毒酒精）和漂白剂擦干。红酒渍虽是各种饭局中难免的污渍，但处理起来比较容易，可在柠檬汁里加上盐而洗去。

有一种被称为“蓝雨”的紫藤渍，一开始是看不见的，只有衣服洗了以后才可发现一块锈褐色的污斑，而且每洗一次，显色度增强一次。只有连续不断地在氧漂白剂（含有过氧化氢或会释放过氧化物的漂白剂）中浸泡才能清除。勿用氯漂白剂（次氯酸盐漂白剂），它会损坏织物纤维。处理污渍，有一点相当重要：沾上了须第一时间洗擦，以免渗入纤维，干固而牢扎在织物中。

污渍的载体不一定是织物，也可以是纸张，因为纸是由无数的纤维素——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构成的，纤维组织之间的空气散射着照入的光，所以纸张呈白色。倘若油脂的分子进入了纸张，就会把纤维之间的空气赶跑，光的散射效果大为减弱，纸便失去了白色而变得透明。当然，纸张如果弄湿了，也会出现同样的透明效果，但如果纸干了，透明现象也就消失了。油脂一旦进了纸张，脂分子便一直留在侵入的地方，至少会滞留很长时间。

总的来讲，污渍是令人不快的现象，但也有人喜欢玩污渍。十九世纪的欧洲产生了一种名叫墨渍画的艺术样式。有些作家如维克多·雨果和乔治·桑，有意识地留住墨渍，同时用鹅毛泼引墨渍，使之成为一个图形或一个人物形象。这样的图画往往能赋予他们创作的灵感。有时候，他们会把纸张一折二，于是便形成对称图形（如蝴蝶等）。世人把这样的画叫做“墨渍画”，图画的意义往往因观赏者的想象而异。据称，墨渍画这一概念，系德国医生和医学作家尤斯蒂努斯·克纳首创。

知新语